

鳥語花香

第肆集

第十二回

小姐化裝入勾欄無奇不有
豎子閨房探酥胸光怪陸離

話說那趙玉秀小姐。因見趙福和樹玉。二人都不敢進那班子門。互相推諉。惹得玉秀小姐。不耐煩。轉而一想。這個事情。別人去。還是諸多不妙。因向趙福和樹玉道。得了。你們倆人誰也不用爲難了。讓我去一遭吧。但是你們千萬莫讓老太太知道了趙福你聽見沒有。那趙福道。小姐……小姐……我聽倒是聽見了。不過那種地方。做小姐實在去不得呀。玉秀看了他一眼說道。我不去。又沒人敢去。不去怎麼辦。好容易有人給了信來。你不要多說話。我去。也不能這個樣子去。你不用管了。只是老太太問時。就說出去訪朋友去了。千萬不可說明這事情。她說着拉了樹玉一把道。你把袍子脫下來。我試試成不成。樹玉本有心勸她幾句。但是看她那樣子。是很堅決。大概勸也是白勸。所謂恭敬不如從命。便往下脫那皮袍子。趙福站在那裏。直搖頭。意思表示不大贊成。早被小姐看見他的表情。向他道。趙福。你到前邊去吧。這裏沒有你的事了。趙福見小姐往外攆他。只得

帶門而去。玉秀見他走出了去。却又把門一拉叫道。趙福你回來。那趙福忙轉回身來說道。小姐甚事。她道。你到前邊。千萬莫要提這事。公館裏如有人知道。便是你告訴的。你要知道。你傳與公館的下人們了。下人們的嘴。是最快不過的。不出一日工夫。便會傳遍鄰里。一日傳入那作小說人的耳朵裏了。被他寫在書中了。那可就糟了。趙福道。小姐您放心。我決不向一人去說。那作小說的。除非是你和羅少爺告訴他。他萬萬不會知道。因為他和我們下人們。素無來往。不通聲息。他如何會知道呀。玉秀小姐道。不別費話了。你只要不說便好。去前邊料理事務去罷。趙福連稱是是。帶門去了。她見趙福走了。回頭向樹玉笑道。快脫呀。鬧了半天。還沒有脫下來。你難道不願意脫嗎。你要曉得。這是爲你的事呀。樹玉忙忙把皮袍子脫了下來。她把那件灰布棉袍。也脫去了。卽時把樹玉的袍子穿在身上。說也奇怪。樹玉的身材。就綉細了。誰知她穿起樹玉的袍子來。竟是稍微肥一點。可也差不多。高領子。結上扣。却是很嚴緊。袍子雖然有些長。然而那時一般摩登青年的袍子。差不多都要長長的托着脚面。她這時穿上

樹玉這個袍子。倒是不竟意的而特別摩登了。她上下看了一遍。抬頭向樹玉笑道。還是差不多呢。樹玉道。妳這頭髮不像男子。便是面貌。也看得出來。是個女子。她笑道。你不要忙。把你的帽子給我拿來。樹玉便回身由門後把帽子擱下來。遞給她。她往腦袋上。戴說也奇了。一頂帽子。往她頭上一戴。配上皮袍子居然成了七尺男兒之像。她心裏高興。故意抬腿邁大步。學習男子走路。樹玉却一眼看見她那六寸圓膚之上。穿了一雙青絨小棉鞋。搖頭道。這雙鞋子。還是不成。她低頭往下一看。不由得笑了。她道。真個的。這鞋子還是不成。你把皮鞋脫下來給我吧。樹玉道。我只有一雙鞋。給妳之後。我便沒有鞋穿了。她笑道。這完全爲你。借給我一穿。你且請上床上。等候我。明天我領你去買兩雙回來。你脫下來吧。她說着便合腰伸手。去解樹玉的皮鞋帶。樹玉忙往後退了一步說道。小姐。既是非穿不可。待我自己給妳脫下來吧。樹玉說着。坐在床上。將皮鞋脫了下來。她拿起來向她脚上一穿而入。站在地板上。却是鞋大腳小。脚兒往起一挪。那鞋便想下掉。她不由得笑了。她一歪身坐在床沿上。向樹玉道。你去

給我拿些爛紙。讓我塞起牠來。樹玉那時。鞋子被她穿着。腳上有襪無鞋。不便行走。向她道。妳把鞋脫下來給我穿。去給妳找爛紙。她向地板上一指笑道。那不是鞋子嗎。樹玉順着她的玉手看時。見是她的鞋子。望着她笑了笑。她笑道。怎麼只搖頭。不去穿呢。樹玉道。妳的鞋子太瘦。我這隻腳太寬。恐怕穿不得。她笑道。怎麼穿不得。妳穿穿試一試。她說着合腰伸手。把她的雙青絨鞋子。拿過來。放在樹玉腳下。她向上側面笑道。來。試一試。樹玉忙道。小姐。不用試。絕對不成。她笑道。讓你穿。你就穿。不要廢話。她說着便將她那鞋子。來給樹玉穿。樹玉便躲。她道。你可穿呀。躲甚麼呢……她這一言來了。却聽窗下吃吃的有人發笑。樹玉和她。二人各吃一驚。她抬頭向外說道。誰呀。誰在窗下發笑。就聽一人笑着答道。我呀。說話時。已經推門進來。樹玉抬頭看時。見是一個年青的女子。自己並不認識。那趙玉秀忙站起身形。向那女子笑道。密斯李。這是從那裏來呀。真是希罕得很呢。那李女士看了玉秀的打扮笑道。我倒沒有什麼希罕的。只是妳這時這種裝束。倒使我不敢認妳了。密斯趙。這是有

什麼用意。穿這樣衣服。那李女士說話之間。一雙明眸不住的膘樹玉。樹玉那時。身上的皮袍子。被人穿在身上。脚下皮鞋。也被她穿在脚上。這時想有客人進室。本應起立歡迎。無奈脚下沒有鞋子。想站也不能站。又回想剛才的情景。少不得都被她聽見了。因此面上紅七的一語全無。那李女士忽然向玉秀道。密斯趙這位先生是誰。怎麼不給我介紹介紹。玉秀聽了。忙笑道。我還忘了這件事。讓我補辦。她說着。玉手一指那密斯李向樹玉說道。這是我們同學李女士。復指樹玉向那李女士道。這是我一個表弟。新由南邊來。北方話還說不很好。那李女士當時和樹玉點頭寒暄。又問樹玉。幾時來的。由那來的。在這裏常住不常住。那趙玉秀不等樹玉回答。却笑向那李女士道。他來到這裏。還沒有一個月。是由杭州來的。在這裏要常住的。密斯李妳這是從那裏來呀。怎麼這些日子沒有見面呀。她道。我到杭州去了一趟。樹玉一聽。她是由自己故鄉而來。忙問道。但不知李女士在杭州住在哪裏。那李女士道。住我親戚家。樹玉道。貴親的公館。在杭州什麼地方。那李女士正要說時。却見那老秦媽。推門進來說道。李小姐

公館來電話。候妳說話呢。她聽了，便跑到前邊去接電話。玉秀見她去了，向樹玉道：「你不要把她的話當做實話。這是我們班裏。最愛開玩笑的一人。她不管和你認識不認識。見面便要和你開玩笑。」她說她從杭州來。她是要和你開玩笑。你要小心她……玉秀小姐止在吩咐樹玉的當時。那李女士又才回來了，笑道：「我打算有什麼事情呢。是讓我回去和她們看電影。我出來的時候。她們不說去。我出來了。她們又來電話請我。簡直是拿我開玩笑。還是和羅先生談。長些學識。」樹玉這時心裏知道她是要拿自己開心了。心裏已有了底兒。便留下她的心了。那玉秀小姐却怕她和樹玉大開玩笑。弄的樹玉面上掛不住。怪難爲情的。同時心裏正要忙著去和綠寶班探訪那胡小玉。因此當時說道：「密斯李好妹妹。我可不是故意攔妳。這裏我們有一件事情。正要辦。時候到了請妳回去。明天再來。我們細談。並且我讓廚房裏。給咱們預備一桌菜。大大的熱鬧一場。妳看如何。」她搖手笑道：「不必不必。我今天沒有事情。明天大概就忙了。我看密斯趙穿起這身衣服。活像是個大少爺。看這光景。大概是安排演什麼角色吧。我告訴

你密斯趙。她如果有什麼事能讓我幫忙。那是無事不諧。妳還是不
要瞞着我。她這幾句話。說到趙玉秀的心上了。不覺楞了神。他笑道
。密斯趙。畢竟有什麼事情。告訴我。我瞧也能在一塊纏和嗎。玉秀
也是一時心動。未加思索。笑道。密斯李。我告訴妳。妳幫忙不幫
忙。倒沒有什麼關係。妳千萬要嚴守秘密。她道。什麼事。玉秀小姐
遂把胡小玉失蹤。以及登報懸賞。有位署名荒唐俠士的來信報告消息
。趙福和何玉都不敢前去。自己化裝親去探視。前七後七。一齊說與
了這位善開玩笑的李女士。她聽罷玉秀的話。很鄭重的說道。這事妳
一個人去。太危險了。說一句不好聽的話。妳的形跡若被鴛母看出來
了。她看破妳是一個女子。她若起了不良之念。像妳這樣的如花之貌
。那些鴛母見之則垂涎欲點。她們若把妳藏起來。……玉秀急擺手
道。不要胡說。不要胡說。她們絕對看不破的。李女士道。還是讓我
和妳作伴去吧。把妳困起來了。還有我跑出來救妳。現在天氣尚早。
待我回到家裏。化裝起來。同妳前去。管保萬無一失。趙玉秀聽了。
心裏一想。她果然肯和自己前去。倒也很好。遂笑向她道。密斯李。

你說這話是真的。還是說着玩。李女士道。自然是真的。誰和你說着玩。現在你是在這裏候着我呢。還是一塊到我家。去化裝。玉秀想了一想說道。我就這個樣兒到你家去嗎。她道。那有什麼關係。你還怕我母親嗎。我嫂子和妹妹。她們都很敬重你。都很怕你。自然不敢和你開玩笑。你且和我去。她說着拉了玉秀。便向外走。樹玉見她們倆去了。自己因脚下無鞋。身上無袍。也不能去送她們。只得登床小睡。靜等佳音。且說李女士名叫李飛賢。她父親已經逝世。母親因悲傷過度。以致雙目失明。飛賢她有個哥哥。教讀養家。嫂子是個師範畢業生。也在某小學當教員。飛賢還有一個妹妹。名喚飛燕。現在跟着她嫂子讀書。飛賢在南北女子中學讀書。和玉秀小姐。是同學。她對於功課和趙玉秀是一般不重視。二人都是好曠課。不過趙玉秀曠課的原因。大半是爲了有益於社會的事情而曠課。李飛賢女士。她曠課却是爲了「玩」曠課。今天她因爲了某種事情。（後文自明）特來趙公館。却正趕上玉秀化裝。要到那勾欄院中。去探訪胡小玉。她當時一定要和玉秀小姐一塊去。玉秀小姐不知她的用意安在。還以爲她是。爲

了好奇心理所驅逐。要和自己前去探訪勾欄院。卽時允許她一同前去。這時她利玉秀出了趙公館。雇車直奔他家而去。玉秀小姐走後。誰也不知是小姐出去了。還以爲是羅少爺和那李小姐出去了。惟有那趙福心裏。胆驚害怕。心裏不放心。(爲後文伏筆)這且不表。却說李飛賢她同了趙小姐。乘車不大工夫。已至她家門前。二人下車付過車資。便往裏邊走。飛賢的小妹七飛燕。見她姊七同了一個頂俊美的青年進來。不敢言語。便跑向嫂子房裏。悄悄的說道。嫂嫂你快去姊姊房裏。看看去。來了一個男子。我不認識。連見過也沒有見過。姊姊和他很親近。她嫂子聽了飛燕這個報告。認爲是特別新鮮的新聞。當時便跑到飛賢窗下。向裏窺視。果見一個翩翩公子。坐在大妹妹的床上。飛賢大妹妹却忙着給那美男子斟茶伺候。她看呆了。竟站在窗下不動。暗道。何來如此俊美公子。竟被大妹妹給檢來了。她方在疑猜之際。却不妨備飛賢由房裏闖了出來。倒把她給嚇了一跳。忙往後退兩步。狀甚驚愕。飛賢看了她那樣兒。不禁哈哈大笑起來。她這一笑更把她嫂嫂給笑怔了。多時方道。大妹妹房裏這是誰。我怎麼不認

識。趙小姐在房裏聽了她這話，也不禁大笑。走了出來。她一看。更笑的台下腰去。支不起來。一邊笑邊道。我打算是誰呢。却原來是趙小姐。妳這是怎麼了。說着三人重新進室。飛賢道。嫂子妳在這裏坐着。和趙小姐說着話。我出去即來。她說着出去了。不多一時。在窗下故意咳嗽一聲。玉秀和她嫂子聽了。都是一楞。繼而就見房門一啟。走進一個西服少年。二人方在疑思之際。飛賢她自己先自忍不住了。撲嗤一聲笑將出來。二人方才看出是她化裝而來。她嫂子道。我剛才讓媽媽給妳去電話。讓妳和我們一塊去看電影。妳却不去。這時穿了你哥哥的衣服。和趙小姐這是去上那裏去呀。飛賢道。嫂嫂妳就不要問了。事後再告訴妳吧。她說着拉了玉秀便向外走。她嫂子還在追着詢問。她和那玉秀早上了洋車飛馳而去。她們在車上。向車夫說明拉到某國租界。勝得里去。那兩個車夫。來時見是一男一女。可是那個男的。看着就不算真實。這時她們下了車。待了一時出來。却都變成男的了。這時又吩咐拉到某租界勝得里去。車夫明知勝得里。乃是二等班子的所在。這麼一雙假男子。到那個地方。去做什麼。車夫雖然

如此納悶。但是也無權過問。只有撇開大步。飛馳狂奔。冀至目的地時。多得幾枚銅板而已。由李飛賢家至勝得里雖然幾里路程。但是值得健壯慣跑的車夫。狂奔而來。王夫不見甚大。勝得里已至目前。當時車夫停車。二人先後下了車。付過車資。那趙玉秀抬頭觀看那勝得里。只見洋樓轟起。胡同窄小。芳心裏早撲撲的跳了起來。那李飛賢女士。却毫不顧慮一些。拉了玉秀道。快走呀這樣躊躇躊躇。容易被人起疑。說着二人往前走。尋找那綠寶班。多時不見。只見一家家門前。懸燈粘帖。俱是大紅紙上寫金字。不是那個情。就是這個媚。俱是一些輕簿的花名。又見這胡同裏。車水馬龍。往來行人。三一羣。兩一夥。備形熱鬧。她們兩人。有心問一問人。又感覺不便多說話。只得串着胡同。詳細尋找。後來走到那個南北胡同。往西一拐灣兒。頭一家門口上。那門燈特別的光亮。門口貼了一張紅洋表。上邊大書「綠寶班」三個字。那電燈包子上。也有同樣的三個黑字。李飛賢玉手一指那門向玉秀說道。到了。到了。玉秀向前一看。果然不錯。當時飛賢在前。玉秀在後。兩位真小姐假公子跨入了綠寶班。那綠寶

班的夥計。見來了兩位年青的關公子。急忙迎向前滿口二爺。將那玉秀李飛賢二人。一直讓到樓上去了。二人上得樓來。就見有幾個老幼不等的婦人。坐在樓梯一旁。見上來了生客。都站起來。其中一個年在三十開外的婦人。上身穿了一件青廣緞小棉褂。短袖口。下穿一條人造絲的綠棉褲。纏足白襪。小尖尖青鞋兒。一副菁緞子帶兒。匝了褲角。往上看。兩個胳膊腕。各帶了一副黃澄七的鐲子。往臉上看。抹了一層雪花膏。白的要命。却似塗了一臉粗白麵。眉毛大概是用火柴頭兒塗抹了一回。倒也是長眉過目。不過在趙玉秀小姐眼裏。看見她這種形像。早憎厭到萬分。心裏暗道。這樣一個女人。難道也當妓女嗎。如果她真是妓女的話。我若是一個好嫖的男子。永遠不肯光顧她。好在我們今天來這裏。乃是尋人而來。我也不是男子。且不管她這些。趙玉秀正在這樣一想的工夫。那婦人早敢開了她那櫻桃小口。滿面含笑的向趙李二人說道。二位大爺您請屋裏來坐吧。她說着將西邊一個白布門帘一揭。她往旁邊一閃。二人會意。便抬腿走入這間屋子來。二人抬頭觀看所謂妓女香巢時。但見這房裏的佈置。却是簡陋

不堪。尤其是在玉秀眼裏看着太莫明其妙了。暗道。一般浪蕩子弟。都愿意來這個地方玩鬧。都喜歡這個地方。據我看這樣簡陋房舍。那有自己家裏來得舒服。他們爲什麼要喜歡這種地方呢。閱者。不但趙小姐她有這樣的感想。便是著者。今年春季。因爲寫某篇小說。必須親到班子裏去一趟。觀觀光。方能下筆。不得不打破初衷。而同了幾位朋友作嚮導。到某班子裏去觀光。在我未進其門的時候。心裏理想着。這裏邊不知要多麼神秘而有趣。想那姑娘的香巢。雖不是仙女宮。也應勝過平常女子的閨房。誰知待我進去一看。却原來是平常平常。大失我的所望。和我的理想大大相反。我這人不會客氣。當場便指出這屋子簡陋。沒有大意味。朋友見我不滿意這屋子。他大概是爲顯耀他的人格起見。便又領我到某租界某某里什麼華班。在未到什麼華班以前。朋友對我大吹大擂。他說什麼華班。不比適才這家班子。房舍收拾得別提多麼講究。多麼雅潔。適宜了。及至既入其室。也不過如此如此而已。遂向朋友說道。這樣屋子。憑你的良心說。比嫂子的屋子怎樣。朋友乃噤口無言。這是著者對於班子房屋的印象。不期趙

小姐和李女士她們二人。今天所到的這家綠寶班的房屋。也是不大講究。——在一般走馬王孫。還許認爲是最講究不過的房屋哩。不過在趙小姐心目中。是如此批評而已。——二人既進了所謂香巢。那婦人却陪笑讓坐。備盡歡迎恭維之能事。客話過去之後。那李飛賢女士。却不待玉秀說話。她先自說道。妳是媽七呀。還是妓女……飛賢語至此。覺着不大適宜。便又改口道。你是媽七呀。是姑娘。飛賢這一句話問得玉秀在一旁倒楞了。原來玉秀她此時還拿這個婦人。當做娼妓呢。因此聽了飛賢這一問。便將一雙俊目釘住了那婦人。看她說什麼。那老媽子。滿面堆笑的說。二位大爺。別拿我們開心了。我們這麼大年歲。誰要我們做姑娘呀。玉秀聽了。方才明白。這是女僕。不是姑娘。心裏不免奇怪。女僕又何必這樣打拌得。像個妖精似的。怪怕人的。這是玉秀心裏話。且不必多表。却說那李飛賢女士。乃是有意而來。非是偶然而至。所以當時裝腔說道。我們倆。是初次學逛班子。不懂得這裏邊的規則。多請指教。現在我們聽說。貴班子裏有個新來的姑娘。是個女學生底兒。請你把她叫來。我們見見成嗎。那媽子陪笑道。二位大爺原來是

挑識我們三姑娘呀。這個很好呀。二位大爺慙稍候一候。待我去請三姑娘。那媽子語罷。轉身出去了。玉秀和飛賢。面面相覷。不覺相對一笑。正在此時。就見門帘一啟。那媽子推着一位年在十七八歲的美麗女子。只是淚痕滿面。眼圈通紅。穿一件短袖軟緞藍旗袍。玉秀一見此人。大吃一驚。不由得哎喲一聲。那女子一見是趙玉秀。李飛賢。羞得雙手掩面。轉身便往外跑。李飛賢女士。她是心快手急。緊走兩步。伸手拉住了那女子。說道。李秀才妳往那裏走。我用了千方百計。今天把趙玉秀找了來。特來看妳來了。說着把那女子拉了回來。那女子那裏肯來。玉秀這時站在那裏。皺了雙眉。在納罕萬分。暗道。這那裏是胡小玉。却原來是李秀才。她如何落在這地步。她是我們同學。乃是一個最聰明的一個同學。她是我們學校裏校花。她是我們學校的皇后。如何旬日未見。竟落在了這個地方。玉秀正在這樣呆想的工夫。那李飛賢早把李秀才抱了過來。一直推坐在椅子上。那李秀才雙臂抱頭。哭不成聲。傷心之狀。令人不忍卒視。玉秀忙走在她的面前。伸手拿她的玉臂。讓她不要只管抱着腦袋痛哭。且訴如何落在這種地方。那李秀才這時羞愧難當。恨不得由那樓板

縫裏鑽了出來。那裏肯說一句話。閱者愆道。這位李秀才女士。究竟是怎個身事。說來令人不寒而慄。要給人一種悲痛的感覺。原來這位李秀才女士。乃是一位法官的千金小姐。她父親李秉香。歷任東省。某高等法院刑庭主任推事。及首席檢察官等職。旋因東北事變。李秉香便携眷來津。在法租界教堂後著仁里賃房居住。李秉香的太太李氏夫人。年過半百。素患風寒病症。久治未愈。小姐李秀才生得天仙的一般美貌。前在東北時。在某中學讀書。功課甚佳。她來到天津之後。便加入附近中學讀書。這個中學乃是男女同學。李小姐乍一加入此校。便驚迷了一般多情男士。數月之後。一般男士更知道她不但貌美可愛。而且學問高深。性情又是那般溫柔。待人又是那樣和藹可親。且考大考。屢占頭名。於是不但一般多情男士所敬重。便是同窗的姊妹。也莫不擁戴贊許。便是校長和各位教師。也都喜愛備至。李秀才小姐。在這男女師生擁護之下。無形之中。便成了這個中學的校花。憑良心說。李秀才女士的一切。也實在值得稱爲該校花。按功課說。樣樣功課都在九十分以上。按品行說。思想正確。待人和藹可親。無論那位同學。都說得來。

絕不說某某同學功課不好。某某同學品行不端。她從來不肯蔑視一人。便是考後第一的學生。也和她很要好。她更感東北之失敗。痛恨某國之無良。在學校裏。屢發愛國的言詞。著者寫至此處。尙憶那年秋天。忽由郵局接見一份油印「連索」上邊大意寫的是。勸說接見。「連索」的人。不買某種某種物品。因爲某種物品。是某國之劣貨。如果非用某國貨物。便受天災橫禍。並且在那「連索」的後邊。寫着。收見此「連索」之人。閱後須照錄九份。寄與親朋。以廣宣傳云云。想閱者也有看見過這種「連索」發起人。便是這位李秀才小姐。不過李秀才小姐不是真姓實名罷了。乃是諧謔這是寫小說的必須迴避的事情。不能直接將她的真名實姓寫出來。好在這李秀才三字。和她的真名。也頗吻合。雖是假名。也是可代表她的真名了。閱者看到這裏。應當曉得我們現在筆下所寫的這位李秀才小姐。她的人格是多麼偉大了。說到這裏。真使著者不忍往下說了。像李小姐這樣一個無處不好的女子。她怎麼會墮入烟花柳巷。說來不但著者不平。便是閱者看罷。也要咬牙切齒。和那李秀才小姐落一把同情之淚呢。原來這個學校裏。有個

校役名喚吳天良。年在二十餘歲。品行惡劣。心術不良。奸詐無比。他見李秀才小姐。生得天仙一般美貌。性情又特別溫柔。這小子乃起了非比之想。生下了不良之念。對於李秀才小姐。特別表示好感。有一日。天降大雨。李秀才小姐乘洋車由家來校。到校門時。一下車。脚底下一滑。摔了個斛頭。校役吳天良這小子。以爲有機可乘。急忙向前。雙手把李秀才小姐扶了起來。李秀才小姐弄了滿身泥水。羞愧難當。吳天良這小子。大獻慇懃。他冒着風雨。跑到李秀才小姐家中。向李秉善夫婦說明秀才小姐被摔原委。因爲衣服泥污。不能親自回來更換衣服。他冒着風雨。來替小姐拿衣服。李秉善夫婦。聽了吳天良這話。感激不盡。急將衣服打理成包。交在他手中。吳天良急忙跑回學校那。時學校之內。業已上課。各班師生。均在教室授受功課。惟有那李秀才小姐。因爲身上泥污不堪。不能上課。便在女生宿舍。等候衣服。那李秀才小姐因見衆生上課室內無人。便將房門關嚴。先將泥大褂脫了下來。下邊絲襪短褲。也都有了泥水。上邊的小褂兒。也濕了一大片。這便是李秀才的不是。她見室內無人。因不願意暖着那

濕衣服。便將小衣的扣絆兒解開。敞着胸懷。下邊又因褲襪泥濕。她便將她那高筒絲襪。落了下去。她又把羅帶解開。雙手提着褲腰兒。上下提動。正在這般時候。那吳天良挾着小包伏。冒着雨闖了進來。悍的即秀才小姐忙由床上拿起羅帶。去繫腰。但是她那兩條白嫩的玉腿。早被那吳天良看在眼裏。那吳天良對於秀才小姐本是早懷下了不良之心。這時他見秀才小姐這般光景。那裏肯放下衣包轉身出去呢。他却將衣牢上的挾在肘下。將一雙小耗子眼睛。直射入秀才小姐的懷中。那時李秀才小姐只顧着繫羅帶。却無暇掩懷。一對小乳峰。藏在那兜肚下邊。隱隱可見。再加上。那李秀才小姐。這時一種羞愧之色。愈增美態。吳天良這小子。當時看得心旌搖曳。一聲不則。站在那裏。只管呆看。這時那李秀才小姐。恨不想找個地縫鑽了下去。多時方想起一句話來。向吳天良說道。你快放下衣服出去吧。這是女宿舍。你們不應進來的。吳天良聽了李小姐這話。如夢方醒。舉着衣包向李秀才說道。李小姐這是你的衣服。你換上吧。我出去了。他說着將衣包舉在了李秀才小姐面前。嚇得李秀才小姐幾乎要喚了出來一邊接了衣

包。一邊說道：「你出去吧。」謝七你的好意。那吳天良正要。再說話時。却聽着下課鐘。鑼七七響了起來。他急忙轉身跑了出去。却被校務主任看見他了。因見他由女生宿舍裏跑了出去。乃是觸犯校規。原來這女生宿舍裏。無論男女師生及一切男役人等。概不許入內。這時校務主任看見吳天良由女生宿舍裏跑了出來。立時把他喚至前邊校務主任室。問明原委。立加申斥。即時革除免職。這吳天良自被辭以後。住在旅館裏。覺着他失業。由李秀才小姐身上而起。心中十分不甘。這小子即便起了一個不良之念。偏七這家旅館之內。住着一個住家。有個半百婦人。領着兩個女子。夜出早歸。看她那相貌。便知不是正經東西。絕非善類。吳天良便和那婦人搭訕着說話。時候一長。果然探出這婦人不是安分良民。乃是一個萬惡滔天的人販子。帶賣鹹肉。她姓李。名叫李奶七。吳天良既認識了這位李奶七。便以為有大財可發。窮困可濟了。他便竭力望着這位李奶七討好。後來便將他失業的經過。向那李四奶七訴述一遍。這小子他又把李秀才給侮辱了一片。他說李秀才小姐和他要好。很瞧起他來。向他如何表示多情。他和李小姐感情是如

何如何濃厚。那人敗子李奶七。一聽這是一水大買賣。便問道這位李小姐相貌如何那吳天良便把李秀才小姐如何美貌。如何好看。如何愛人。如何處七動人。大加吹噓一遍。惡婆子聽了。喜得心花怒放。便要設法誘騙。問吳天良你既是和李秀才小姐要好。現在你因她被辭。若去信召她。她是否肯來。那吳天良想了想。本來所謂要好也者。乃是他自己給他自己貼金。實際上李小姐如何把他瞧在眼裏。他這時一想。若給李小姐云信。恐怕不見得來。所以多時不能答話。那李婆子見吳天良多時不答。便道。莫不是李小姐家庭之中。管束太嚴。不能前來嗎。若是這樣。我也冇辦法。吳天良忙道。李奶七妳有什麼辦法。那婆子道。你既和她要好。又到她家去取過衣服。你當然知道她家住在那裏了。吳天良忙道。知道那婆子哈哈笑了一陣說道。只要你知道她的住址。那便好辦。吳天良道。如何辦法。那婆子笑道。這個辦法。聽着很拙。其實很巧妙。並且她們絕不生疑。吳天良道。究竟是如何一個妙計。那婆子道。我有一個乾兒子。他現在拉車爲生。讓他到李小姐家門口停車候坐。只要李小姐出來坐車。車錢多少都成。只要她上了咱的車。那就算成功。吳天良道。難道一

直把她拉來嗎。那婆子搖頭笑道：「那不成啊。那不了綁票嗎。吳天良道：『那麼怎麼辦呢。』那婆子道：『預先定好一個地方。你在那個地方等候我那乾兒子。我那乾兒子拉車看見你時。便將車把一撒手。將她來個倒下車。你見她仰在地下時。你便急忙向前把她摻扶起來。然後你揪住小三。狠狠的打她幾個嘴巴子。』李小姐她既是認識你。你也認識她。她前恩未報。今又替她抱打不平。她必更加感謝你。那時你便另給她雇一輛車。你要親自將她送回她家。她便是不讓你送。你也要送她回去。到她家之後你向她父母說明翻車的經過。她父母必要感謝你。你乘機說出你的住址。我便裝你的親娘。讓我兩個乾女兒。裝做你的親妹妹。她們既是念書人家。都懂得「報恩」二字。她們必要前來這裏走動。只要她們肯來咱這裏。咱便容易下手了。吳天良聽了那婆子的一片言詞。覺着此計太妙。當下便把婆子的乾兒子小三找了來。說明原委。那小三以爲有利可圖。有什麼不願意。自即日起。便到李秀才小姐的胡同口停車候坐。事有湊巧。小三頭天在李小姐胡同口停車之日。便是李小姐上當之時。這天小三把車停在了胡同口外。就見由胡同出來一

個十七八歲的美貌女子。小三觀看那女子的相貌。瓜子臉。柳葉眉。烏髮半截。穿了一件剛靠大褂。姍姍走來。小三一看這女子。和吳天良說的李小姐的相貌年紀。都差不許多。便向前兜攔生意。那李小姐如何曉得他們的詭計。這天因是星期例假。要到河北女師去拜訪一位女友。本來打算坐電車到官銀號。然後由官銀號再雇車到女師去。並沒有打算坐洋車。怎奈這小三死追着不放。口裏講得明明白白。小姐您坐車吧。比坐電車還要便宜。這麼熱的天氣。出門還能不坐車嗎。坐電車人稠相擠。怪味的。您就坐洋車吧。小三一陣兜攔。倒說得小姐沒了主意。便問了一聲。到河北女師多少錢。小三更不加思索。即口說道小姐您給一角錢還多嗎。李秀才小姐一聽他只要一角錢的確便宜。閱者。您想自法租界教堂後著仁里雇車到河北女師去。只需一角錢。那時一角只能換銅元四十二枚。比坐電車不算貴。李小姐她算着由教堂前坐綠牌電車到勸業場。須銅元四大枚。由勸業場坐黃牌電車到官銀號。須銅元五大枚。四大枚加五大枚便是十八枚。由官銀號雇洋車到女師。也須十大枚加起來。也是四十枚來銅元。這時這拉車的只要

一角錢。要價可以說適宜之至。李小姐她再看那洋車時。又是那麼一輛淨明。澈亮的新包車。心裏愈覺合適。當時說道。一直到女師不許給我換車呀。那小三連忙說道。不換車。一直拉小姐到河北女師去。他說着忙將車拉了過來。用巴掌把車墊子打了打。李小姐當時心裏很愉快。抬腿上了洋車。一直奔勸業場這邊飛馳而來。那吳天良預先站在光明社門前等候遠處的看見小三托着洋車飛馳而來。就見車上坐着一個女子諒來不是別人。急忙向外站了站。這時那小三拉着李小姐已經到了勸業場南門口。他一邊拉着車。一邊也在注意吳天良。這時他已看見吳天良站在光明社門口台級上。正在看他二人都已知會了。那小三以爲時機已至。將車把往起猛一擺。就聽那李秀才小姐哎喲一聲叫恰。七來了個倒下車。小三見人已落地。他忙將車把收住。洋車絲毫未受損失。他拉車便跑。這時吳天良早跑了過來。一把將小三抓住。舉起手。照着小三的嘴巴上左三右四。口裏連罵混賬東西。拉車你管什麼。竟把人摔在地下。吳天良打罷小三。回頭看那李小姐時。就見李小姐摔倒在地。跛着腿叫痛。却站不起身來。吳天良急忙向前雙手把李

秀才小姐架了起來。那李秀才一看是吳天良。反吃一驚。忙道：「你不是吳先生嗎？」吳天良笑道：「是的。」李小姐道：「妳這是到那裏去呀？」竟雇了這麼一個拉車的。那李小姐右腿一被摔得很重。一邊說話。一邊皺眉。這時圍了一大圈子人。巡捕也趕了來。小三早已拉車逃去了。巡捕向前一看。見吳天良架著傷人說話。諒來非親即故。吳天良見巡捕趕了過來。他忙向巡捕說道：「老總不用費心了。拉車的已經逃跑了。我也打了他兩個嘴巴子。李小姐待我送回家去吧。」說著轟開衆人。吳天良叫來一輛洋車。他加心小意的將李小姐架到洋車上。他手扶著洋車奔教堂後著仁里而來。那李小姐坐在車上。心裏回想起。當初吳天良由校中被革。是因爲給她冒雨送衣被革的今日自己已被摔。他又這樣救自己。人各有心。何況李小姐哉。當時李秀才她坐在車上。芳心裏上來下去。覺著吳天良是個好人。是天地間第一個好人了。心眼兒這樣實在。心裏不由得起了一種感激的觀念。那吳天良乃是奸猾無比之人。他更會做作出一種摯忠樸實的樣子。給李小姐看。及至車抵著仁里門口時。吳天良雙手架了李小姐。慢慢的下了車。偏在此時。李小姐的父

親。李秉善由門裏走出。一看女兒這種狼狽樣子。先吃一驚，便問道：「這……這是怎麼了。李小姐道：『剛才我在門口雇車想到河北女師去訪一個女友，車抵勸業場門前，竟翻了。把我顛了下來。幸經吳先生把我扶起，給我雇車。送我回來。吳先生真是好人。父親恕不認識吳先生呀。前幾個月裏，我在學校跌在水裏。吳先生便冒着傾盆大雨，到咱家來替我取衣服。今天又救我回來。李秀才她說話時，不住的手指吳天良。李秉善原是當法官多年，乃是知禮之人。一聽女兒這樣言語，急忙向家中讓吳天良。吳天良這小子權詐無比。他這時將李小姐送回家來。原本要到李小姐家去。他這時見李秉善往家中讓他，他却故意裝作不肯的樣子，說道：『李老先生今天趕的巧了。我剛走到勸業場門前，却遇上這件不幸事件。現在已把令媛送回來了。我不進去了。……』李小姐不等吳天良語畢，却說道：『吳先生請你不要客氣。到舍下來用一杯茶。坐一坐吧。原來李秀才小姐她是個絕好的女子。不但容貌姿色美麗。性情品格端正。心眼兒更是好得別提。她這時覺着吳天良這人，倒是個不忘故人的好人。倒是一個慷慨尚義的志士。這樣人很可以接近。』

因此李小姐她便竭力往家中讓吳天良。吳天良見她父女二人一齊往家中儘讓。不能推辭了。便走了進去。李小姐的母親李氏夫人。也是一個忠厚長者。聽了女兒一片言詞。也認爲這吳天良少年老誠。是個好心眼的老實人。慌得老太太。又是斟茶。又是拿烟。口裏不住的叫着好人。李小姐到裏房換了一身衣服。右腿仍是有些疼痛。跛着腿走出來。和吳天良閒話。李秉善本是有事情要出去辦事。却碰上女兒受傷回來。不能出去了。這時見女兒已經走出來。傷勢不大要緊了。他便向吳天良告辭。出去辦事去了。吳天良。一聽李秉善要出來。心裏別提有多麼快活了。李秉善去後。家裏只有老太太和李小姐了。老太太坐在一旁。便和吳天良說話。吳天良這小子。他坐在那裏。口裏雖然和老太太說着話。心裏却不注意老太太的事情。他却不住的用眼瞅李小姐。李小姐那時心裏本是在感激着他。腦筋裏對他的印像。原是很好的。一個印像。並不知是他的毒計。因此當時她站在她母親身後。也不時的偷看吳天良。她就見吳天良年在二十三歲的光景。面如薄粉。眉清目秀。年紀像貌。也均不惡。心眼又是這般實在。他此時不住的

看我。看他那意思。是很愛我的樣子。李小姐她這樣心思着。一雙碧澄澄的明眸。暗處的溜了吳天良幾下子。吳天良見李小姐居然對他有這種表情。心旌搖搖。淫心大動。他見李小姐好似一朵牡丹花一般。站在老太太身後。一副花容月貌。光艷奪目。他一時之間。却又回想起今年夏季。他給李小姐將衣送入學校女寢室時。李小姐正在赤臂提褲。那一種情形。真個撩人情緒。吳天良他這時坐的椅子。正和老太太的椅子對面。李小姐站在老太太身後。只能看見她那一副富貴雍容的白玉臉面。却不能看見她的酥胸玉體。吳天良這小子這時心裏恨老太太太多事。不離開這屋裏。他好和那李小姐作進一步的定情。說來不巧不成書。就在這般光景。就聽見有脚步聲音。走至窗下。跟着有個少婦叫道。李太太。李太太。您的電話。李秀才和她母親一聽是東鄰孫家小孫媽。忙應道。勞駕孫家嫂。李秀才她便隨着小孫媽到東鄰孫宅去接電話。原來是她父親李秉善來的電話。說是表叔現在病得厲害。讓老太太和她快去。李秀才唯唯稱是。放下耳機。往回走來。心裏突兀的跳着。暗想張先生是父親的表叔。他家人口衆多。我自早就厭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有兩位小姐。又不上學。所以花錢很少。孫太太又是那麼一個儉樸勤慎的太太。爲人更是老識忠厚。只有這位孫老爺。吃飽了沒有事情作。未免犯了聖人之言「飽暖生淫慾」。孫老爺因爲膝下無兒。屢想藉此納妾取小。因爲他有許多忠實朋友。都勸他不必。現在這年頭兒。有小小姐等於少爺。小姐和少爺在法律上。是一般地位。足可繼承產業。可繼承宗祧。何必納妾取小。有的說。要想一天不痛快。吃一個醉酒。要想十年不痛快。請一個錢會。一錢會十年方能結清。要想一生不痛快。便是娶姨太太。可見這娶姨太太乃是終身之累。一世之麻煩。和平之家庭。一娶姨太太便能讓你成了吵嚷家庭。你的很好的家聲。一娶姨太太便能讓你家醜四溢。無顏見人總說一句。一娶姨太太。你便有蕩產傾家的危險。你便有做忘人的希望。再往深處說一句。你便有性命之憂。孫大老爺聽了他的忠實朋友一套言語。仔細一想。自己現有兩位小姐。尙未出閣。我忽然納妾到家。既是妾。當然要年青。那麼她要租兩位小姐的年歲差不多。來到家裏。讓兩位小姐看着。的確不像一個樣子。不成一個體統。何況自己的太太。老婦老妻。倒

而今屈指算來。自結婚到而今。也是三四十年的歷史了。老妻雖然未曾養下兒子。但是也生了這麼一對仙女也似的女兒。也就足慰晚年了。何必再逆衆友之良言。而納一小妾。既對不起糟糠之妻。在兩位小姐面前。還怎麼做人。孫大老爺這麼一想。納妾之心。便算化爲烏有。在這裏。我們固然贊成孫大老爺遇事能審慎而加進退。我們更要曉得交良友之益再莫大焉。而交惡友之害。便更甚。現在要有納妾之心。最好把上邊這些話斟酌一番。而後跟着孫大老爺辦理。來個不納爲對。不過著者勸您跟着孫大老爺辦理的。只是。「聽友言。不納妾」這一段。千萬莫要學他以後的事兒。如果學他以後的事兒。那便不大好了。您道。孫大老爺以後怎麼不好了。所謂不好。便是不好在這個小孫媽了。孫大老爺自取消了納妾觀念之後。日夜讀佛經。看禮記。真個是一心向善。將個色字。看做空字。將個空字。看做色字。正所謂空卽是色。色卽是空。孫大老爺。那時幾有成佛之望。大有做仙之念。不想兩位小姐嫌那伺候她們的女僕。年老醜陋。身上怪味的。又帶着耳朶聾。一心要換一個年輕的女僕來伺候她們。兩位小姐一齊心。便把那老

厭物給攆的走了。後來經人介紹了好多幾位女僕。都瞧不到兩位小姐眼裏。兩位小姐很是喪氣。偏在此時。經人介紹來了一個小媳婦。兩位小姐觀看那小媳婦時。穿了一身小藍褲褂。半大小腳兒。穿一雙尖尖青鞋。往上邊看她的面貌。那更好看了。臉皮嫩得好像葱皮。眉兒黑。眼兒俏。明眸皓齒。體弱迎風。那裏像是一個女僕模樣。分明是位不得志的少奶奶。兩位小姐當時一看這樣一個人兒。簡直說。太好了。這樣的人兒來侍候我們來。那是再好沒有了。當下問那少婦姓氏。那少婦說得明白。她娘家姓孫。她婆家也姓孫。兩位小姐一聽這倒好了。她娘家姓孫。她婆家也姓孫。來到我家做女僕。我家又是姓孫。這倒甘脆了。簡捷就叫做孫媽。又因公館裏有個孫媽做飯。兩個孫媽叫着容易混亂。於是便按年紀分出大孫媽。小孫媽。大孫媽做飯。小孫媽伺候小姐帶做針線活計。兩位小姐吩咐小孫媽即日搬了行李來。勸日上工小孫媽既蒙兩位小姐的垂青。用上她了。當然領去見見老爺太太。當時走入上房。由那大孫媽手指上首坐的老者向她說。那是老爺。再指下首的那位夫人。這是太太。那小孫媽聽了。忙七躬身請安。

口裏又說了那麼一句給老爺太太請安。小孫媽這一請安。倒不要緊。可把孫大老爺給樂壞了。你看他手擄鬚。面含笑意。不住的上下打量於她小孫媽。她兒老爺年紀雖然大了。但見白胖七。面團七的。精神奕七。並不顯老。大有返老還童之概。小孫媽心裏先自喜歡。暗想看這位老爺。又白又胖。又精神。倒是很可親愛的。小孫媽心裏這麼一想。面上現出來的表情。自然是很高興的樣子。那孫老爺一見小孫媽。先看她那一雙尖七小腳鴨。穿了白布襪。青布鞋。那白襪兒上。又砌了一行黑藍線的人字花兒。孫老爺已先自有些醉心了。再往上一部一部的看去。越往上看。越有意思。小屁股鼓繡七的。楊柳腰兒。真是細得一把可握。再往上看。但見她一副花容月貌。真個令人越看越愛。孫大老爺數載修養。在這一剎那間。動了凡心。佛念俱灰。他覺着佛經那是一大篇騙人文章。他覺着禮記。那是一堆賺人文字。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這兩句話。那是騙整個的傻老頭子。色畢竟是色。空畢竟是空。色而不見。是爲空。色而我見。則自是色。何能謂之空哉。孫大老爺在這一年之中。被一部禮記。和幾本子佛經。給迷惑住了。

。此時一見小孫媽。三根頓開。忽然來了個澈底覺悟。他曉得佛經是騙人不帶形色的一部書。孫大爺當日一見小孫媽。便起了偷香之心。存下了竊玉之念。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鳥語花香 第十二回



第十二回

老爺喜美色拋下佛經
小姐太多情失足一朝

話說小孫媽到孫公館作事以來。轉眼之間。已是十多天了。在這十天之內。她對於孫公館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是和氣非常。那正是見人不笑不說話。她那麼一笑。現出兩個俏醉滿。真個是誰見誰愛。她伺候得兩位小姐別提多麼週到啦。兩位小姐歡喜異常。她雖然才到這裏幾天工夫。却似幾年一樣的熟悉。兩位小姐不拿她當外人。每日到在上房裏。向父母請安的時候。便把小孫媽如何能辦事。如何會說話。她的心眼兒如何實在。比從前那老物件。真是有天壤之別。孫老太太聽了兩位小姐的這些言語。不過含笑稱好而已。惟這位孫大老爺。一聽見兩個女兒稱道小孫媽的好處。他便在椅子上坐不住了。把屁股那麼一歪。這麼一撇的。鬧個不休。起初兩位小姐沒有注意到孫大老爺的態度。後來日子一長。可就看出來了。兩位小姐看着暗暗好笑。但是碍於尊親。又不便笑他。更不便說他。只是到在她們自己房裏。私相取笑罷了。這且不在話下。單道孫大老爺。他自那天一見小孫媽。心裏便搖

動。便覺着枕下的佛經。有些騙人。便無心再去讀牠。所以在以前他每天夜裏。吃罷晚飯。吃着茶。總要手持佛經大讀一氣。有朝一日。他讀的高興的時候。鑽入被窩之內。他不肯放下手中的佛經。吩咐孫夫人把電燈拉在床頭上。他還要就燈下細讀細念。孫夫人若催他睡覺。他連聽也不聽。只管念。只管讀。孫夫人若是催迫的緊了。他還要起火。並說。這佛經乃是寶書。常讀可以成聖成神。豈可擾我用功。孫夫人受了搶白之後。只好自己睡去。任他讀念。誰知自小孫媽來到公館之後。孫大老爺。一到晚上。便想睡覺。再也無心看那佛經了。他鑽入被窩之內。嘆聲唉氣。翻來復去。展轉一宵。不能安寂。孫夫人見他這種情形。很是着急。你想孫老爺那麼大年紀。一霄一霄的不能睡覺。只管失眠下去。那如何了得呀。孫夫人惦念非常。問他爲了何事。這些日子。晝夜不能安眠。孫大老爺只是唉聲嘆氣。不肯說出他的心事。日頭再長下去。孫大老爺不但夜不能安枕了。便是白晝的兩餐。也不能下嚥了。他每天只要把小孫媽看兩眼便飽了。一個人若是如此鬧下去。那便不愁不病。可憐孫大老爺。半百老翁。竟得了想思病。他這

個想思病。還不比楊柳青的大姑娘的想思病。那是雙思病。孫大老爺他這時的想思病。却是單思病。你想他這麼一個鬍鬚拉差的老頭子、遽然間愛上了一個年青貌美的小媳婦。他願意是真的。小媳婦願意是假的。況且孫大老爺也是聰明了一輩子的人了。他有什麼不明白。年青的風流小媳婦。她是愛年青的風流子弟。她絕不會愛半百的老頭子。再說小孫媽生得雖然處處嬌媚。但是看她的一舉一動。來到我這房來。又是那麼斯文典雅。却是一個良家婦人。不是那楊花水性的婦女。我心裏這樣愛着她。她心裏大概還沒有那麼一回事呢。這正是俗語說的。剃頭的担子一頭熱。我熱她不熱。我想她，她不想我。這樣鬧下去。豈不把我的老命給喪了嗎。孫大老爺日坐愁城。唉聲嘆氣。夜不安枕。日不進飯。如斯者一月有餘。自然是着急萬分。心煩異常。請來中醫。診脉開方。吃了五七劑藥。不見效果。孫夫人認爲中醫無能。便改請西醫。西醫來到用器管一聽。說這病不要緊。給了九包藥末。兩瓶藥水。吃下去。只要能睡覺。病就算好了。孫夫人依言而行。三日工夫。藥末也吃完了。藥水也喝乾了。孫大老爺了病體。不但

不見其輕。反而更重了。這就叫醫病醫心。孫大老爺此時的病。乃是心病。凡是讀者。都明白他的病症。這些西醫中醫。他們雖然摸脈聽脈。都不曉得孫大老爺的病源在那裏。假使那時孫夫人若把閱者請去。閱者告訴她孫大老爺的病源。那病不用治。就好了。閒言少叙。却說孫夫人見丈夫的病。雖經中西醫治。毫不見效。焦頭焦腦。寢食不安。往床上一躺可也就病了。兩位小姐見母親也不舒服了。可是真着起急來。二位小姐一計議。這時若想給母親治病。必須先替父親治病。只要父親好了。母親的病不用治那便算好了。但是父親的病已經中西醫生束手無策。若想給父親治好了。那是談何容易。二小姐笑道。姊妹妳那麼明白。怎麼就把父親的病看做那麼重要。看做那麼難治。其實父親的病症。那是再好治不過。單是母親這病。倒是真的。未免纏手。父親的病。也還算病嗎。大小姐一聽二小姐的言語。皺了眉頭說道。妹七妳這話怎麼講。母親的病。分明是因爲父親的病沒有辦法。再急出病來。怎麼妳反說父親的病好治。父親的病不算病。母親的病不好治。母親的病反倒嚴重了嗎。妳這話不是反說了嗎。據我看。欲

想母親好病。惟有父親先好。母親的病不醫可以自愈。二小姐微七搖頭說道。姊七錯了。妳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大小姐道。怎麼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呢。二小姐道。姊姊妳只知母親的病源是因父親病重而起。妳可曉得父親的病源。是由何而生啊。大小姐一聽二小姐這句話。不覺一楞。移時說道。那麼妹七妳知道父親的病源嗎。二小姐點頭道。妹七倒是曉得個七七八八的。大小姐道。父親究竟是得的甚麼病。這般奇怪。中醫西醫。都沒有辦法。二小姐道。那些醫生們。俱是一羣廢物。他們不把病源研究清楚。就混開方子。讓喝起苦水來。那還有個好病嗎。當醫生的第一要懂得「對症下藥」這句話。他們這些醫生的病。大小姐不耐煩道。得了得了。妳別再往下說了。說半天還是醫生的不是。妹妹妳只說父親的病源吧。二小姐道。父親的病源很簡單。只是做女兒的有些不好出口罷了。大小姐聽了二小姐這話。心裏已有些明白了。忙低聲道。妹七妳這話我明白了。大小姐未曾開言。兩個臉。

蛋兒先自紅了。試了試不能出口。二小姐故意鬥她姊七道。姊七妳可說呀。怎麼又噎回去了。大小姐紅漲了臉道。妹七的意思。大概是疑惑父親想小……大小姐說到這裏。有些口羞。不肯往下說。二小姐雖然比大小姐小了兩歲。心眼兒却比大小姐還要活潑聰慧。她越見大小姐不說她是越追的緊了。說道。姊七妳快說呀。父親想小什麼了。妳快說呀。大小姐急起來。舉着玉掌來打她。二小姐伸玉手將大小姐的玉腕揪住了說道。姊七妳又要動蠻。真要動蠻。妳還不是個呢。兩位小姐正在揪做一團。小孫媽推門走了進來。一見兩位小姐要打架。忙向前分開道。小姐們都這麼大了。都是快娶的人了。怎麼動手打起架來。讓外人看見。不要傳爲笑話吧。我不用問。打架又是怨二小姐的過處。二小姐將俊眼一瞪。哼。倒不是我的過處。却是妳的過處。小孫媽笑道。噯喲。我的二小姐呀。怎麼妳們姐兒倆打架。倒成了我的過處呀。二小姐玉指一點小孫媽的臉蛋說道。不害羞。還要繞舌。小孫媽笑道。噯喲。這是怎麼說的。二小姐道。怎麼說的。誰知是怎麼說的。來的時候。是講得侍候我們姊妹二人。過了沒有三天。便長在

上房裏。老爺幾時不出門。妳幾時不過來。哼。老爺的病。我不知道是怎麼得的。二小姐語罷。將一個手指點着她的臉蛋。那意思是羞小孫媽。小孫媽看了二小姐那樣子。並不惱。反倒笑道。二小姐妳不要胡說呀。她說着把二小姐的手往下一拿。二小姐道。妳不用繞舌。反正老爺這病。胡迷百着醫亂藥。我剛才和大小姐正在講論妳呢。老爺這病。要想痊愈。不用請大夫。不用吃藥。也不用喝藥水。只消妳過去……二小姐聽了這話。也不容二小姐再往下說。紅着嫩臉蛋來握住二小姐的嘴。道。二小姐妳着大小姐就這樣說起來。原來小孫媽平日和二小姐比較親。比較投脾氣。大小姐夜裏睡熟之後。她們倆挨着睡覺。總要說些輕氣話兒。所以小孫媽這時於無意之中。說出「小姐帶着大小姐就這樣胡說起來。」幸而大小姐沒有留意。二小姐把小孫媽瞪了一眼。小孫媽自悔失言。二人默然無語。大小姐道。孫媽妳不要只管繞舌了。去辦點正經事去。小孫媽忙轉身道。大小姐妳有什麼事。快吩咐我呀。大小姐道。太太的病。很是厲害。妳去好七的侍候太太去。小孫媽道。我打算是什麼事情呢。原來是這個事呀。其

實我來的時候。講的是侍候二位小姐。並沒有講着侍候上房。我實在不願意向上房去。二小姐聽了。一雙俊目。那麼一斜。又將她那小櫻桃口兒一撇。表示出不耐聽的樣子。小孫媽裝做沒有看見。仍繼續說道。老爺那人……：……大小小姐道老爺怎麼了。小孫媽道。老爺不如太太好。二小姐又把眼一斜。尤其的不耐聽了。小孫媽道。二小姐妳道我這話是假的嗎。二小姐道。哼。不是假的。就是有點昧良心。妳身上穿的這件小褂。是誰給妳買來的。小孫媽看了看她的衣服。臉兒一紅道。二小姐妳不要誤會呀。這件衣服是我自己買的。不過老爺到布莊替我買來的罷了。錢是我們自己的呀。二小姐道。錢是我們自己的呀。說這話還有良心沒有。三人正在門口。就聽老孫媽在窗外叫道。小姨子在屋嗎。太太喚妳呢。小孫媽聽了。急忙跑了出來應道。太太喚我嗎。老孫媽道。是呀快去。小孫媽便奔上房去了。却說二小姐待小孫媽走後。向大小小姐道。姊七妳看見了沒有。父親的病。全在她身上呢。大小小姐臉兒一紅道。妳小點聲。說。讓外人聽見。是什麼言語。二小姐道。外人怎會來到我們這院裏。現在欲想給母親醫病。必須

先給父親醫病。欲想給父親醫病。姊七。哼。還是非讓她跟父親……二小姐語至此。有些不好往下說了。大小姐紅着臉色說道。妹妹妳這話我已聽明白了。父親的病。據我這時躊躇着。和妳說的也很對。咱父親在上月初一日。無緣無故買來一匹杭紡。却不往上房拿。交與我手。還告訴我道。這正杭紡是給別人買的。別讓妳母親知道。也不讓二小姐知道。將來用的時候。給我半疋。我問他那半疋給誰。父親哼了多時。沒有說出來。後來說了一句小孫媽侍候人很週到。便不往下說。結果也沒有說出那半疋杭紡是給誰的。後了他就病了。至此這正杭紡竟被我孫媽買去。二小姐聽了。心裏未免不高興。暗想父親買來私貨。瞞着我。却給大小姐。不都是你的女兒麼。却還這樣偏心。其實二小姐她不該怪孫老爺這個。孫老爺之所以瞞着她而將杭紡交給大小姐者。是因爲大小姐素日老實。言語很少。而二小姐則不然。不但言語多。而且是心眼兒更多。這種事若讓她曉得了。那便不易再守秘密。這是孫大老爺當初的心思。所以買來杭紡。交給大小姐。而大小姐心眼兒實誠。不明白孫大老爺的意思。她就解不開這疋

杭紡是讓她和小孫媽劈來穿。她傻痴痴的竟把杭紡藏在一個人難翻到的地方。致將孫大老爺的一番用意給押起來了。假使那時孫大老爺若把這疋杭紡交給了二小姐。仍說個半截話兒。二小姐管保就把這疋杭紡和小孫媽分穿了。孫大老爺只囑着守秘密。而將杭紡交給實誠的大小姐。可沒想到大小姐心眼實誠。不會辦事。二小姐心眼兒多。可是能壞也能成。不提孫大老爺的當初語談。且說二小姐聽了大小姐的言語。心裏當時不悅。轉而一想。父親之所以不交給自己者。是因爲怕自己不給他守秘密。也是情有可原。二小姐這麼一想。就把恨她父親心去了。仍轉念到母親的病。是極嚴重。在最近幾日之內。必需先把父親的病醫去。以保母親的性命。二小姐心思至此。頗費心機。皺着眉兒說道。姊姊你看這事怎麼處。父親根本就沒有病。只有她去跟父親……也便好了……但是父親和母親住在一個房裏。又在一個床上。小孫媽她如何能守時。大小姐紅着粉臉說道。妹妹你不要只管胡說。父親的病。固然是非她治不好。但是她也是一個烈性的女子。亦沒聽見她對我……她在張公館裏。一個壞少爺。

年在二十幾歲。手裏又有錢。在她父母手裏又是那般價值重。那壞少爺看上她了。和她要求了好幾次。並且還給她買了許多衣料子。她都一概拒絕了。不肯領。妹妹想想。父親這般大年紀。走路就有些不方便。一走一哆嗦的樣兒。她如何肯跟父親去……：……大小姐說到這裏。臉兒紅得比中秋蘋果還甚幾倍。二小姐不以為然道。得了。姊七姊就不用聽她說。她對我們說她的歷史。她還肯說她的不是嗎。那就和女婿對待顧客說她的歷史是一樣的好聽。總要說得讓妳可欽可敬。可憐可憫。其實她那話。我武斷的說一句。句七是虛。滿是謊言。連半句真的也沒有。姊姊妳就不用聽她那些話。她的底兒。在妹妹這裏的。二小姐手拍着姊姊的胸向大小姐說。大小姐看了二小姐那般樣子。瞪了她一眼說道。瞧妳這個樣子。夠多難看呀。……小姐笑道。難看麼。難看的在夜裏呢。大小姐道。沒有羞。不利妳費話。妳看母親病得這樣厲害。究竟想個什麼法兒呢。……小姐向前走一步來到大小姐的面前。搬着大小姐的芳脛。將她的櫻桃小口。按在大小姐的元寶也似的玲瓏耳朵上。輕聲說道。姊姊我告訴妳。父親的病。只要讓她跟着一

睡。便好了。不過父親和母親在一個屋裏。又是一個床上。諸多不便。必須讓父親和母親離開別居。方才便當既免得母親生氣又免得父親害怕。大小姐紅着臉道。但是那裏另有閒房呢。二小姐道。我和姊妹商議。不若假醫生之命。讓母親搬到我們這屋來。我們姊妹倆搬到外院去。母親若不贊成時。就說醫生叮嚀。必須搬到這邊不能好病。並且必須和父親離開。方好醫治。大小姐道。我們搬到外院去作什麼。況且父親在外院上房。現在小孫媽又要去了。我們到外院倒不方便。還不若搬到西房去呢。二小姐想了一想道。也好不過姊妹太小心了。大小姐道。並不是我小心。實在有些不好。況且母親來到此院。也正該我們日夜侍候呢。二小姐道。姊姊說得是。那麼我們就往西房搬。搬完了。就把母親接過來。大小姐沒有什麼主見。完全是由二小姐支配。當時二小姐一聲令下。吩咐往西房搬家。男女僕人。一齊動手。那消幾個鐘頭。一齊搬到西房去了。把東房騰了出來。二小姐和大小姐來到前院上房。見過了父親。由二小姐假傳醫生之命。告訴老太太。必須搬到後院去靜養。躲開丈夫。方能痊愈。老太太起初以

爲不可。抱着夫妻同生同死的念頭後來禁不住二小姐一陣言詞弁論與解釋。把老太太說的活動了心眼。便搬到後院東房去了。前院上房只有孫大老爺了。當二小姐和大小姐勸說老太太往後院搬時。孫大老爺早就看出二小姐的用意來了。他心裏深深感激着二小姐的孝順之意。無微不至。同時又後悔當初不該向大小姐示意。而該向二小姐示意。假使那時把杭紡給了二小姐。這時到那小孫媽早已成了姻緣。偏是那時胆怯。把杭紡誤給了大小姐。致誤如此長期。孫大老爺想到這裏。心裏後悔莫及。他轉而又一想。我先不要妄想。二小姐她素日壞的不敢看。這時把她母親遣開。還不知是要出什麼主意呢。未必就是讓小孫媽來這房來侍候我。……：……：……：孫大老爺那時的心思。就好像是一個未出任的縣長。等候縣缺一般。猶疑不決。坐臥不安。不知二小姐的用意安在又不便預問一句。不提孫大老爺的心思。單道二小姐指揮着衆僕人。把太太拾到後院去了之後。便將衆人一齊攆了走。只留下大小二孫媽。那大孫媽下廚做飯。固無問題。也無文章可作。講的是這位小孫媽她自來到孫公館的那一天。她就看上孫大老爺了。她見那孫

大老爺又白又胖。走路雖然有些不便。但是精神奕奕的。確可愛。小孫媽她又見孫大老爺。守着這麼大一個財庫。膝下無兒。只有兩位小姐。和她又是心投意合。那小孩媽你別看她年紀青。心眼兒可是真不少。眼光看得還是更遠。她覺着人生一世。惟有金錢可以尋覓萬種歡娛。有了金錢。不但能聽着好戲。能看最好的電影。能坐最摩登的汽車。能穿最時樣的衣服。便是天下出色的小白臉子。年青小夥兒。也可以攬之懷中。擁於股上。只要有了錢。那便可以得到世間的真樂趣。便是多好的男兒。我也可以隨便時時。裏面可以讓他跪下。他就跪下。讓他爬下。他就爬下。小孫媽說着。這樁心事。所以她才到孫公館。先把孫大老爺。自爲着這樁心事。這樁心事。必與先利孫大老爺發生特殊關係。因此這羅維三小姐。因爲二小姐在公館裏。乃是執着生死簿子的判官。她讓誰幹。誰就能幹。她說開革誰。誰也不能多在半個時間。小孫媽。來就看透這回事了。所以她對於孫大老爺極盡媚態。而一方對於二小姐又是竭盡心機去迎合奉承。她把二小姐也維迷好了。她把孫大老爺也給縛住了。只是孫大老爺碍着

太太和兩個女兒。沒有相當機會下手。以致眼看着肥羊肉不能吃。給護病了。他那裏一病。小孫媽這裏還是真掛了心。只盼着神明保佑。讓孫大老爺快快起床好了吧。無奈天不隨人愿。小孫媽雖然這樣終日禱告上蒼。但是孫大老爺的病。並不見絲毫起色。小孫媽心裏。未免有點焦灼起來。偏是二小姐此時要給她母親醫病。特把老太太移到後院居住了。小孫媽口裏雖然不說。心裏却暗暗私喜。暗道。太太往後院一搬。前院只有老爺了。這就方便的多。她這天這樣暗自歡喜的當兒。就見房門一啟。二小姐悄悄的含笑走了進來。小孫媽忙起身笑道。我打算是誰呢。二小姐怎麼來這下房裏呀。二小姐向前伸玉掌。輕輕的照着小孫媽的肩頭上拍了一下。笑道。不要高聲說話。我有話告訴妳。小孫媽忙道。二小姐有什麼話告訴我呀。這樣鄭重。二小姐笑道。有好話告訴妳。小孫媽道。哎喲。二小姐妳有什麼好話告訴我呀。二小姐道。妳先不要大嚷。待我私私的告訴妳。小孫媽瞧二小姐的神氣。已有些明白了。臉兒一紅道。二小姐妳不要說壞話。二小姐笑道。誰有壞話給妳說。當然是很鄭重的話告訴妳。我說孫媽

妳。妳可不要故意拿糖。如果我說出日來。你便一言應允。你如果略加思疑。那你可不要說孫二小姐心腸狠。手段辣。你如果不允我的言語。我便……。小孫媽道。二小姐你先不要吓嚇人。你却說是什麼事吧。二小姐道。孫媽我告訴你。我父親的病。大概你也曉得是什麼病。小孫媽臉兒一紅。剛要分弁。那二小姐即將玉手一擺說道。孫媽你就不用分弁。好在你的心事。都在我的肚子裏。妳也不用說什麼體面話。我父親這病。一句話。非妳好不了。小孫媽把咀一張。又要分弁。那二小姐搶着說道。小孫媽妳是一個明白人。我的家庭狀況。妳也早看明白。我父母面前只有我們姐兒兩個。我們沒有哥。連一個兄弟也沒有。父母都是半百以上的年歲了。並且現在父親爲了妳。病得不能起床。母親爲了父親。也病倒在床。其勢危險。若不急。設法醫治。便有性命之憂。偷然不幸。父母去世。留下我們姐兒兩個懂得什麼。這份財產。我們如何管理得過來。現在父母在世。一大羣住戶。都還不給房錢呢。父母一日去世。只有我們姐兒兩個弱女子。房錢是更收不來了。孫媽妳素日待我很好。我也把妳當做知己。現在我爲了

家母之病。特來求妳。小孫媽道。二小姐妳說半天。我既不是中醫。又不是大夫。我那會治病呀。二小姐道。孫媽妳只要肯聽我的話。父親的病。便會尅日痊愈。只要我父親的病好了。母親的病不醫自愈。小孫媽道。二小姐那麻。我肯聽妳的話。但是要我辦得來的。二小姐把她上下看了兩眼笑道。當然妳辦來。妳辦不來的。我也不和妳費這許多話。小孫媽道。那麼請二小姐快說吧。二小姐未曾說這話時。先拉了小孫媽的手腕。笑道。孫媽。我不該向妳說這話。但是……小孫媽道。二小姐妳這是怎麼的了。半吞半吐的。讓俺怪難受。二小姐粉臉一紅道。孫媽。我這是不得已而爲之。今天夜裏。老爺房裏。沒了太太。請妳到老爺房裏去和老爺作伴……小孫媽不等二小姐往下說。紅着臉蛋。擺了玉掌道。二小姐不成不成。我打算是什麼事呢。原來是這等事。那我們可不能照辦。這事不但損壞我們的貞節。於我們的名譽也大有關係呢。二小姐聽了她這話。心說這小東西。還要拿我一把。哼。待我這樣向她說。二小姐當時心思已定。用眼斜了孫媽一下道。好好。我誣了妳這貞節烈女。二小姐語罷。起身便往外走。那小孫媽

一見二小姐起身要走。急忙伸手拉了二小姐。說道。我的小姐。妳不要這樣有氣呀。妳坐下我們從長計議。二小姐道。有什麼計議的。妳是一個貞節烈婦。我還能強妳作這事情嗎。不過老爺有的是……二小姐說到這裏。自己心裏一動。不能再往下說了。老爺有的是錢。可以買別人。人家小孫媽要是不賣。無論有多少錢。也是枉然。況且老爺而今得的這場想思病。想的正是小孫媽。若是換一個比小孫媽漂亮的女人。恐怕也不爲老爺所愛慕。我這時不能和她說硬的。還得委婉着和她說。二小姐這樣一想。當時又改轉口風向小孫媽道。孫媽妳是一個明白人。老爺而今這麼大的病。素日他對妳也算不錯。現在無論我向妳說也罷。老爺向妳說也罷。妳總該一口應允。才不失爲文明女人呢。小孫媽兩個醉眼向着二小姐。展矇矓然一笑道。二小姐妳不是好人。他說着把二小姐雙手抱在懷裏。低下頭去。和二小姐接了一吻。二小姐仰着臉兒向她笑道。嫂子這手兒。意思滿好。今天夜裏。和老爺……小孫媽不容。二小姐語畢她急用手掩了二小姐的口道不要胡說。她說着身子一軟。倒在床上。二小姐原是倒在她懷裏。她這時往床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水灑在了院子裏。向天上看了看。滿天星星。便又走了回來。到房裏放下盆兒。往床一坐馬蹄表坐哈鈴七一陣嚮亮。原來已至十點。每日在這時候。公館裏上下人等。便算到了安息時候。小孫媽今天夜裏。因受了二小姐的囑託。她自然不能即時睡覺。但是此時若果然就到上房去。也未免太差人答答的。怪難爲情的。轉而一想。這時不去。又待何時。況且今夜這種情況乃是我數月以來。所希望的一夜。今夜我若是誤過去了。那二小姐乃是說幹說幹的人。她若一怒。把我搯的走。也是意中之事。乃是她做得來的。看起來我還是去的爲是。小孫媽坐在床沿上。左思右想了多時。覺着不能不去。此一去不但能維持。把一生的「快樂問題完全解決了。像孫大老爺這份財產。便是兩位小姐怎樣會花。一時半晌。她們也花不完。總有我的好處。去去吶。不能不去了。小孫媽當時。站起身形。吧嚇一聲。把電燈寧熄了。便出了下房。奔上房而來。行至在院子裏。她忽然又起了一個念頭。還是不去的好。她這時良心上覺着不能去。如果此一去。未免對不起人。還是不去爲是。這裏她不用我了。還有的是公館。還有的是用人的。

我何妨另找主兒。何必一定要在她家。是。就是這樣。小孫媽行至中途。又折回身來。她剛回到她那下房門口時。她心裏陡然一股熱氣。由心眼兒裏。發展出來。她這股兒熱氣。噴染力很大。而且很快。不消兩句話的工夫。竟由心裏熱到肚子裏。出了腸裏一直到。熱到了小肚子上邊。同時腦袋也好似戴了一個斗似的。熱昏昏的。不好受。不知是什麼滋味。她的心裏。可就又轉變了。她想人生在世。得樂且樂。什麼叫做名節。什麼叫做貞操。那都是欺人之言。那都是騙人之語。張生偷鶯。誰人不知。文君竊相如。那個不曉。怎麼人們不但盲目爲損名敗節。反而傳爲千古佳話。若說張生和鶯。文君和相如的年紀相仿。結爲佳偶。固無不可。像小孫媽卷這樣年紀。若和孫大老爺成了好事。發生了肉體關係。那可不能和文君鶯。同日而語。因爲她們的對象人。和她們年紀相仿。歲數相當。妳和孫大老爺年紀懸殊。歲數相差一半。豈不遺人笑柄。不但不成其佳話簡直是臭史一段。小孫媽這樣自己叫着她的名子思念了一時覺着她現在的情形。不能和崔鶯。她們相比便又有悵心便又不肯到上房去了。閱者您道。小

孫媽真個就這樣不去了嗎。若果然不到上房去了。這半篇文章。豈不白費了手續。果然不差。畢竟小孫媽是個聰明人物。就在這麼一個工夫。她却又想起了證據。她想到。我的年紀小孫老爺的年紀大。我若合他配合了。不但不能成爲佳話。反而成爲臭史。這個是我自己想錯了。像那毛女士。乃是大學畢業。歐美留學。現任大學教授之職。其人格身份。比我小孫媽不算高吧。她今年才二十三歲。她怎麼嫁了熊老頭子。熊老頭子今年整七十六歲。算來她和熊老頭子的年齡。不多不少。正差一半。我今年二十六歲。孫老爺她今年五十五歲。算來比我大着一半。只多三歲。我和毛女士比起來。也差過三歲之差。毛女士和熊老頭的結合。各報年報。專載佳話了。那麼我和孫老爺今夜配合到一塊。自然不能算是臭史。也應當傳爲了千古佳話。便是不算千古佳話。只要在中華民國傳爲佳話。也就夠出風頭的了。況且我和孫老爺結合而後。慢慢的有了積。手中有了錢。我何妨另到外邊去找年青的子弟。尋訪那漂亮的書生呢。此時雖然不能成爲千古佳話。只能成爲民國佳話。將來再和一個年青貌美。有才學的學子講一回戀

愛。那時准可成爲千古佳話。是。就是這樣辦了。小孫媽思索至此。當時轉回頭去。便奔上房而來。我們就着小孫媽往上房走的空子。却把小姐趕快描七。却說二小姐在窗下偷看小孫媽。換了衣服。准知小孫媽是必到上房去了。以爲她這頭兒。算是沒有問題。而大功成就了。急忙跑到上房。來至床前。悄悄的向她父親道。爸爸您不要着急了。今天夜裏母親雖然不在這裏了。我又添了一個比母親年青的媽子來伺候您。孫大老爺一聽。即時睜開了眼睛。精神似乎是一振。忙問道。好派誰來伺候我呀。二小姐笑道。爸爸您喜歡誰。您希望誰來好孫大老爺見二小姐笑着向他說這話。諒來已知楞楞。自己的病立時就去了一半。即時坐了起來的我意問二小姐道。妳派誰來吧。不用問我的希望了。二小姐看了她父親未免好笑。本來孫大老爺這一月以來。病的要死。不用說能坐起身來。便是翻身。也須有人推他這時只聽了這麼一句話。居然能坐了。二小姐怎麼不好笑。便是著者寫到這裏。不禁啞然失笑矣。閒言休叙。却說孫大老爺一聽二小姐說。今天夜裏特派小孫媽前來伺候於他。這一喜。非同小可。孫大老爺這一喜

。著者有一比。就孫比是北京萬牲園的獅子看見詞養室的門兒一啟。職員提了牛肉奔鐵柵而來。那獅子喜得兩爪作出作揖之狀。嘴裏流下了纔涎。同時望着那掙肉職員。翻身打滾。做出了十分下賤的樣兒。可憐獅子爲了「吃飯果腹」將牠的勇猛威嚴變做了柔順乞憐。何況個人乎。孫大老爺這時爲了小孫媽在二小姐面前。不得不把(父)的權威收斂起來。而捧拳作揖向二小姐道。好孩子。好小姐。妳不用說了。快讓她來吧。爸爸何嘗有病呀。只要小孫媽一來。我的病便算好了。二小姐笑道。爸七妳還是睡下好。待我去招呼她。孫大老爺聽了二小姐的吩咐。忙臥倒床上。二小姐替她蓋了被子。叮嚀道。爸七不要着急。今天夜裏。早晚總會來的孫大老爺道。越快越好。二小姐道。是的。說着急忙上房。二小姐剛下了臺階。就聽着前邊有脚步聲響。其聲甚微。好似蠅子爬蟲。投的聲音。二小姐耳朶靈的很。一聽便聽出是小孫媽攝而來。她忙向左邊夾道裏一躲。幸而那夾道裏有個破床立在那裏。二小姐一閃身躲在床後邊。將身站在之後。不大工夫。果見一個窈窕的身影兒走了過來。二小姐睜目看時。不是別人。正是

那小孫媽但見她攝手攝腳的就好似小毛賊兒下宅行竊一般的小心。就見她上了台階之後。站了多時。方才伸手去推那門兒。那門兒忽然閉的一聲響。只嚇得她。退下台階來。小孫媽多時不見聲息。曉得是裏邊老爺睡熟了。其餘並無一人。她想道。看起來。我和這老頭子。果然是天定下一段姻緣。便也不去尋過了。且說那老爺待二小姐走後。他便躺不住了。偷着坐身來。面向門口。直着兩隻眼睛。好七的瞪着。心裏在希望着玉人前來。就在這般工夫。就聽着台級上響了一下兒。跟部就見那門兒。慢慢的啓開了一扇。孫大老爺這一喜。不比尋常。他急忙翻身躺倒。靜待玉人進來。誰知他躺下身來。多時仍不見玉人進來。他便又急起來。抬頭兒向門口兒望去。孫大老爺這一見。心裏歡喜得癢七抓七的。原來那小孫媽這時兒已經走進房來。正在背着雙手關那門兒。她一邊關門。一邊向床上望來。正和孫大老爺打個照面。二人的視綫。相觸一起。但見她俊臉兒一紅。微七一笑。便低下頭下頭去。孫大老爺看的她這般嬌羞之態。都個要美得魂飛天外。移時再抬頭看她時。她仍站在門後。低垂俊臉。看那意思。是在害羞。不

好意思前來就範。孫大老爺看了。便舉起一個手向她那麼一招呼。小孫媽起初裝做沒有看見。時候一長。便抬起她的臉兒。向床上看來。就見老爺蓋了一條夾被。躺在床上。正在擺手招呼自己。小孫媽看了一眼。心想起老頭子。還是怪有意思。她這樣一想。心裏未免好笑。她心裏一好笑。面上可也就帶出來了。她這個院子裏已無他人。這個上房裏可只有我和床上的他。便是有些聲息。也沒有甚相關係。因此小孫媽她竟嘖的一聲笑了出來。她這一笑。可把床上的老爺給笑的躺不住了。當時一翻身爬了起來。孫大老爺他不像小孫媽那般聰明。小孫媽她知道院子裏已經沒有他人。只有她和老爺了。她便敢放肆的嗤然一笑。孫大老爺他却不然。他總以為他和小孫媽這事。是私的。是偷的。他明知這院裏沒有他人了。他明知這院裏只有他自己和站在門後的玉人兒了。但是他總以為這院裏還好像有人在偷看他們。因此他不敢說話。只將手兒擺着招呼玉人前來。他左手摸着他的花白鬚鬚。他右手不住的向小孫媽打招呼。鬥的那小孫媽雙手掩了粉面。吃吃的笑個不休。只是不向床前走。那孫大老爺坐在床上。眼看着千嬌百媚

的美人兒。不肯前來就範。心裏未免著急。心裏只管著急。但是又不敢拿口招呼。妳看急得那隻右手好像得了雞爪瘋一般。真招呼得好看。他右手招呼得沒有勁兒。又換上左手招呼。左手仍招呼不來。索性左右雙手。一齊向玉人大擺特擺。大招呼而特招呼。她這障招呼。可真把兩個人給樂壞了。愆道。把那兩個人給樂壞了。第一個是小孫媽。第二個便是躲在夾過的二小姐。她待小孫媽走上房之後。她合腰將兩個磚頭放在窗下。她雙腳踏在磚頭上。由那玻璃縫裏。往裏竊聽。把他父親擺手招呼的這一幕看了個清清楚楚。忍不住要笑。只是二小姐她自己是個明白人。在這個當兒。無論如何也不能笑出來。只得好七的忍住笑。我們不表二小姐站在窗下。竭力忍笑。却說孫大老爺雙手招呼了一陣。只見那美人兒笑得前合後仰。只是不肯前來。這就叫做急的啞叭了話。孫大老爺見她不來。心裏一急。腦子忽然一開豁。暗道。二小姐兒剛才說得明白。這個院裏。今天夜裏。只有我和她了。除了我和她以外。旁無一人。這時她來到我這房來。我怎麼只知用手招呼她。就不敢用話招呼她呢。真是老兒不死是爲賊。混了。混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得一樣。著者也就不必枉廢這份心機了。剪斷殘言。書歸正傳。且說小孫媽在孫公館裏。對於上上下下。老老少少。無一處不好。無一人不平和。這就叫做和氣致祥。乘氣致異。小孫媽本身雖然和老爺有苟且事兒。按做女僕的規矩說。這要算極大的毛病了。簡直就是罪不容誅。可是因爲她一個和平。竟把她這毛病給掩蓋住了。不但公館的上下人等。不肯輕視她便是這著仁里的各家住戶。也不輕視於她。原因就在她見了人。不笑不說話。說話不叫太太不說話。不叫小姐不說話。見了某姓婦人。便喚某太太。見了某姓小姐。便喚某小姐。這回書講的是孫公館西鄰的李秀才小姐。小孫媽她本人是個風流俊俏人物。有道是。物以類聚。可道是。惺忪惜惺忪。小孫媽他自去年來到孫公館的時候。她就留心這條胡同的少奶奶和小姐。有漂亮的她好巴結。偏是這個著仁里。除了孫公館的兩位小姐有幾分姿色以外。其餘的少奶奶小姐却都平常平常。簡直都瞧不到小孫媽的眼裏。在九一八瀋陽事變後。西鄰忽然搬來一家住戶。這家住戶。人口很少。除了老夫婦二人外。另外就是一位小姐。這位小姐。正當十六年華。生就得一副花容月

貌。令人見而生愛。小孫媽頭一天一見這位小姐她便留下心了。常常找機會。搭訕着和這位美貌小姐說話。時期一長。可就和她說上話了。並且還知道她的家事了。原來她家姓李。她父親李秉善。歷任東三省高等法院推事之職。瀋陽事變。便携眷來津。賃到著仁里孫公館的房居住。夫婦二人。並無少爺。只有這麼一位小姐。名喚李秀才。就在南北女中讀書。和這部「鳥語花香」的女主角趙玉秀姐是同學。品學兼優。師生愛戴。小孫媽見這位李小姐。生得這般美貌。她是從心眼兒愛。不時到李宅串一門。和李秀才說些閒話。李小姐因見小孫媽爲人和藹可親。並且略有知識。也就把小孫媽當做閨中膩友。却不把她當做下人看待。小孫媽對待李法官夫婦。也是禮貌得很。所以李法官和他的太太。對於小孫媽也是很表歡迎。如此時期一長。李法官如果有朋友來電話。便借孫公館的電話。小孫媽爲了討好起見。李法官幾時有電話來。也是她親自來送信。這天小孫媽忽然聽着電話鈴鐺響。便由孫大老爺懷裏掙出來。跑到電話室。拿起耳機子一問。却原來是李法官來電話。一聽是小孫媽接電話。忙道勞駕孫家嫂子。慫到我家把她

們找來接電話吧。小孫媽連道。好也。李老爺怒稍候一候。待我去請李太太。說着放下耳機。出了家門。奔西鄰李宅而來。至時門兒開着。小孫便媽走了進去。來到上房窗下。叫道李太太。李老爺來了電話。那時李太太和女兒秀才小姐。正陪着小白臉子吳天良說話兒。李小姐聽見小孫媽這話。便走出房來。跟着小孫媽到孫公館接電話。原來是父親來電話。言道表叔病得很厲害。着她和母親快去。她母親便急忙出門去了。家裏剩下秀才小姐和那小白臉子吳天良。秀才小姐那時。因爲感激吳天良。同時又因愛慕吳天良。待她母親走後。她便將街門上了拴。把吳天良由上房引至在她的臥房。做出了種種有失小姐莊嚴的舉動。前文業已詳細表過。茲不再贅。却說小孫媽。待李秀才小姐接完電話去後。便關了街門。來到上房。那時太太沒有在上房。孫大老爺見她回來了。見她滿面喜色。看看可愛。一擺手叫道。過來過來。小孫媽便走至床前。孫大老爺伸手一拉小孫媽的玉腕。小孫媽便隨身倒下。孫大老爺抬起一條大腿。便把小孫媽給壓在了下邊。小孫媽道。瞧你這是什麼樣子。大晴白日。讓太太看見。多麼不雅。說着便往外掙扎。孫大

老爺按着她那軟綿綿的身兒。那裏肯放。正在這般光景。電話鈴鐺又響起來。小孫媽道。來了電話讓我去接。孫大老爺無奈說道。接完快來。小孫媽道。曉得。便出了上房。直奔電話室。拿起耳機一問。仍是李法官。小孫媽急問有什麼事情。太太已經去了。李法官道。太太已經來到。請嫂子去告訴小姐也急忙快來。小孫媽應了一聲。放下耳機。便急急開了街門。一直跑到李宅門口。門兒掩得嚴嚴緊緊的。因有要事。便急急的拍那門。多時不見有人應聲。小孫媽更有點疑惑。又拍了兩下子。仍不見有人應聲。心裏更疑惑了。暗道。剛才我到她家時。隔着窗玻璃看見一個少年人。長得倒很漂亮。只是看看不類好人。這時李老爺不在家。李太太也不在家。只有小姐一人在家。我喚了這半天不見有人應。莫不是那少年還在裏邊嗎。若果然他沒有走。還在車邊……小孫媽就這樣一想的工夫。才聽着院裏簾子響。跟着聽秀才小姐應了一聲誰呀。遲了一時走了出來。呀的一聲門兒開了。小孫媽抬頭一看她。但見她青絲亂蓬蓬的。身上的衣服。有了許多皺紋。白嫩的臉兒上。青一塊的。紅一塊的。看着那樣兒很不自然。小孫媽這時她爲的一看究

竟。便急往裏邊走。及至來在院裏一看，果見那個少年站在北上房門口。神氣兒也很不安定。小孫媽更覺可疑。再說那吳天良。和小姐正在西廂房裏挑逗。忽聽有人拍門。心裏又是可恨。又是害怕。害怕的是不知誰人回來了。可恨的是正在那緊要關頭。有人拍門。他跟着小姐出了西廂房。那秀才小姐。向他使個眼色。他便急忙走向北上房門口站立。他瞪了兩隻賊眼。靜看來人是誰。不大工夫。就見走進一個少婦。但見那少婦。生得眉兒清。目兒秀。金蓮輕點地。自來帶風流。吳天良這小子。一見小孫媽是這樣一個人物。心裏暗想。這是誰家少婦。竟把我們的好事給攪了。他剛這一想的工夫。就見小孫媽狠怪怪的看着他兩眼。回頭向秀才道。李小姐。李大爺又來了電話。讓妳趕快去呢。家裏讓我給妳守門。秀才小姐聽了小孫媽這話。小心眼兒裏。還有些不高興。以為小孫媽這話裏邊。還有什麼別的意思。其實是李小姐多疑。妳要曉得。吳天良之爲人。早已被小孫媽看破了。早已看出他不是正經東西了。李秀才小姐。她只爲心眼兒實誠。竟把狼心狗肺的騙子手吳天良。給當做天下第一好人了。當時說道。電話放下了。

嗎。小孫媽道。放下了。李老爺是這樣告訴我的。吳天良一聽這話。心知今天好事是辦不成了。便告辭道。李小姐我回去了。妳到貴親家去吧。語畢從房裏拿了帽子往外走去。李秀才小姐她還有些戀戀不捨的意思。小孫媽待吳天良走後。笑向李秀才道。我不怕你滿意。據我看剛才這人。很不老實。乃是一個奸詐之輩。我可不知是小姐尚甚麼人。小孫媽這兩句話說得未免過甚一點。李小姐紅了臉兒強笑道。嫂嫂這是一個很忠實的人。妳不要誤會他。他是我一個很好的朋友。小孫媽道。不是我說話沒有深淺。據我看他。絕不是一個善類。李小姐妳可不要說我。侮辱妳的朋友。這個人。妳就不用看他別處。只說他那兩隻眼睛。便知不是好人。李秀才小姐聽了小孫媽這話。十分不滿意。但因素日關係。而李小姐又是一個絕對溫和的女子。所以當時對於小孫媽這話。十分不滿。可也並未反駁。小孫媽果然有一副銳利的眼光。她的言語。竟成了未週先知。她當日一見吳天良。便看透吳天良不是正經東西。却是個奸詐之類。她那時也是爲正義所激。竟忘了一切。在李小姐面前。把吳天良大罵一頓。她便回去了。她回到公館來

心裏覺着有件事。掛在心裏。便不到上房去。却來到她自己的住室。她往床上一躺。自思道。這是何苦。人家李小姐的朋友。與我何干。我這時把他大罵一頓。惹得李小姐不高興。我這是爲了什麼呢。何況我又是初次看見此人。又不知是李小姐的什末人。我便不客氣的那麼一說。幸虧和李小姐是朋友關係。假使若是李小姐的親戚。我今天這話。不豈將李小姐給得罪透了。唉。唉。我這是何苦。小孫媽她想到這裏。十分惱悔。轉而又一想。那小子究竟不是正經東西。李小姐把他留在家裏。若果然有了那事。可惜一個李小姐。可惜一個李小姐呀。小孫媽她躺在床上。這樣的連續的喚着。再說那李秀才小姐待小孫媽走後。他便走人白。不往床上一躺。懶洋洋的。心裏未免不痛快。既恨小孫媽壞了一段好事。又恨她這時進來。說了這一番壞話。我索性看她爲人很平和。怎麼今天她竟改了脾氣。竟把吳先生大罵一頓。她究竟爲了什麼呢。莫不是她和吳天良素日有識。吳天良曾經得罪過她。但是如果認識。她和吳天良見面。爲什麼不說話。看情形又像認識。既是不認識。她怎麼曉得吳先生不是好人。是。大概是她看着吳先

生人品出衆。又很老誠。她將許也有了意。她故意給我破壞離間。然後她從中取利。也是有的。是。我不要上了她的大當。俗語說得好。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小孫媽素日說話雖然很好。但是我可沒有和她共過事。今天她一見吳先生。就變了另一番態度。說出了那樣言語。把個老誠的吳先生。變成一個奸詐無比的人。哼小孫媽。妳那裏知道。吳先生的爲人。不是我一天半日。探出來的了當年他在學校當夫役時。他曾爲我冒雨拿衣服。一李小姐那時妳就幾乎被其所污。小姐妳尙不知也。而今我拉車的摔在這下。節路見不平。把拉車的打了兩個嘴巴。替我解恨。又把我送回家來。這樣的好人兒。便是打着燈籠。也照不着呢。妳倒把他當做是個奸詐之人。一李小姐妳那裏知道。拉洋車者是其同黨。作就的圈套。讓小姐鑽了進去。小姐此時不知反省。尙在憶念他的恩情。不亦愚乎。一小孫媽呀。小孫媽呀。妳那裏曉得這其中的事兒呀。一李小姐怪小孫媽不知其中的事兒。却正是寫李小姐她自己不知道這其中事兒。一李秀才小姐躺在床上。這樣越心思越覺着吳天良可愛。而覺着小孫媽的言語。乃是嫉妬之

言。乃是有作用之語。不可聽信。當日李小姐到她表叔家去吊了孝。回來仍是按日上學。並無異義。可是小孫媽在這兩日之中却替李小姐害上怕了。她越心思越覺着吳天良。這小子。不是正經東西。眉稍眼角。帶出九分賊氣。鼻孔耳輪上。顯出百般可惡。越躊躇這小子。越不是正經東西。小孫媽心裏暗想。看那天李小姐出來開門時的意思。臉上青一塊。紅一塊的。頗有被推殘之概。但是我那天注意她的抬步走路。倒無異象。不致於失了貞操。再看她這兩日來的象徵。也不象失了少女童貞。她若自此回頭。爲時尚早。尙不至走入岐途。她若不知自省。若和那姓吳的愛下去。她的前途。是不可思議的了。可憐著仁里。就這麼一個美麗多情的小姐。却在竟踏上了這樣危險的途口。我和她是真心真意。但是看她這兩日以來。對我頗顯冷淡。這樣我想再去向她解說一番。也不可能了。唉。危險的少女啊。唉。危險的小姐呀。李小姐。李小姐。妳能不能聽我的良言。妳能不能拿我做好朋友。假使妳若知道。我待妳是忠實的。我是妳最親愛的女友那麼妳就應當把我所說的話。思量一番。把那姓吳的。也仔細審查一遍。然後再拿

我的言語作證明。便知我對待你是真心了。你就不應當再冷淡我了。小孫媽躺在床上。這樣自言自語的鬧了兩天。就利有了病似的。孫大老爺不知這裏事。急得什麼似的。就好像一件寶貝。滾在井沿上。眼見得就要掉入井中一般的着急。便吩咐二小姐去給小孫媽請大夫。二小姐見小孫媽這兩日以來。也是有些不活潑。也便疑到她有病。便請大夫診治。大夫聽了聽。說是心火太盛。急而致疾。喝一瓶藥水就好了。於是留下一瓶藥水。名曰基斯仁斯。譯成中國藥名。叫做開心藥水。讓小孫媽每次喝一格。每日喝三次。一瓶共九格。喝三日就好了。小孫媽知道自己這種病。是在爲了什麼。心裏明白。也用不着每日喝三次。只要我不忘記李小姐了。病兒自除。她自己心裏明白。便把那瓶藥水。每次往痰桶裏倒一格。倒了兩大。倒卜六格之後。二小姐進來看了看笑道。孫媽。你的病怎麼樣了。早輕不見輕。小孫媽笑道。二小姐我告訴妳吧。我這病根本也不算什麼。只是老爺過於多事。小題大作。請來大夫。其實他這苦水。喝也如是。不喝也如是。有什麼效驗啊。二小姐笑道。孫媽。妳不要沒有良心。老爺給妳請大夫。可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來。不是什麼光明正大的事情。恐其日後。有了破綻。被門口的車夫
噴嚷出去。諸多不便。因此她才走出著仁胡同老遠才雇車。這話交待
明白。再說李小姐當時下了車。付過車錢。待那車夫拉車走去她這才
入會賓店。李小姐一個人進客店今天還是頭一次。因此她不好意思問
。便抬頭去看那客牌。李小姐看來看去。看到三十二號住客。便是吳
天良。李小姐看罷。便向裏走。迎面走來一位夥計。含笑問道。這位
小姐。是找那位。李小姐臉兒一紅道。我是找三十二號吳先生的。那
茶房一聽。忙道。小姐您請樓上來吧。說着便奔樓上。李秀才小姐也
便相隨上樓。西面第三門。便是三十二號。茶房把三十二號門兒開了
。李小姐向裏一看。並無一人。茶房不待李小姐說話。便笑道。小姐
您請候一候吧。吳先生剛才出去的。走的時候有話。如果有人來找。
請在裏候一候。李小姐一聽。心裏一想。這房子倒也干淨整潔。我何
妨等他一時。遂說道。好吧。我候他一候。那茶房很是和氣。忙出去
泡來一壺好茶。又親自給李小姐斟上一杯。放在了李小姐面前。笑道
。李小姐慇懃喝茶吧。語罷。帶門兒去了。李小姐待茶房去後。仔細觀

看這間房子。粉牆很是干淨。西牆上有個大玻璃窗子。窗子下放了一張桌子。桌子上放了筆墨紙硯之類。桌子南邊。放了一把椅子。桌子北邊。便是吳天良的床鋪。吳天良原是在學校當差役下來的。所以他的行李很是清潔整齊。下邊鋪了四床褥子。上邊牀了一個提花線毯。線毯上邊。又牀了一件白褥單。上邊放了一床夾被。床頭上放了兩個枕頭上牀了一條新羊肚子手巾。看着很是漂亮。李小姐她見房裏無人便先在床上坐了。再看床的對面。是個小茶几。茶几兩旁。放了兩把椅子。茶几上邊擺着夥計剛才泡的茶。東西角裏。放了一個洗臉盆。上邊搭着一塊白手巾。李小姐看罷這間房間。心裏暗想。他住的這房子。還是很乾淨。看起來。乾淨人。住房子也要干淨。李小姐這樣想着。身子發軟。一歪身便躺在牀上。心裏胡思亂想了一陣。不見吳天良歸來。便爬起床來。欲想回去。後來一想。現在天已六點多了。想他也該回來了。好在父母並不疑我。何妨再等他一時。李小姐這樣一想。便把電燈開了。房內立時明亮。夥計進來笑道。李小姐你再候一候吧。吳先生反正快回來了。李秀才小姐道。你去給我買點東西去

